

《红楼梦》仿生颜色词日译研究

——以色名的比较为中心

蔡春晓^{1,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00;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4100)

【摘要】《红楼梦》运用了大量的颜色词,在塑造人物形象、营造作品舞台、暗示情节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颜色词的翻译也成为了必须跨越源语与目标语在色彩感觉和意象等各方面文化差异的一大难点,同时也对译本中人物形象重塑及作品主题的再现构成影响。

本文就《红楼梦》的四个日译全译本的译词所选用的日本传统色仿生颜色词色名与源语颜色词色名展开比较,揭示中日传统色中仿生颜色词在色名构成上的不同偏好与倾向,并进一步探讨中日传统文化审美视角、色彩感觉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等认知文化根源。

【关键词】《红楼梦》日译; 仿生颜色词; 色名; 植物类; 动物类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4-0001-03

《红楼梦》中有丰富的色彩描写,运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据笔者统计,《红楼梦》前八十回就用了157种颜色词,可分为红、黄、蓝、绿、紫、黑、白、杂八个类别。这些颜色词与色彩描写,不仅“与全书主题密切相关”,且有助于“人物肖像描写的逼真、鲜活、传神”,更能“状物写境、以景寓情”,起到“发展故事情节或暗示事件进程的作用”(冷宇1982)。

正是由于色彩描写的重要性,作为《红楼梦》翻译的重要一环,颜色词的翻译也成为了必须跨越源语与目标语在色彩感觉、色彩意象、审美意识等等各方面的文化差异的一大难点,同时也对译本中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重塑及作品主题的再现构成巨大影响。

此外,从词汇结构来看,有“N(名词)型”和“NA(名词+颜色词)型”两类颜色词,其中既有以植物、花卉、果蔬等命名的,亦有以动物命名的,还有以矿物或自然天象命名的颜色词等等。崔荣荣在《〈红楼梦〉的服饰色彩的仿生的文化解读》一文中,将这一类的颜色词统称为“服饰色彩的仿生运用”。但这一类颜色词也并非仅用于服饰色彩,因此,笔者大胆借用崔的说法,将这一类颜色词称作“仿生颜色词”,即借用各种原义与色彩并无直接关系的名词或将其与各种单一颜色词组合起来表示某种特定色彩的词汇。笔者统计出《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有“仿生颜色词”59种,整理出了它们在源于文本中的全部用例172例,并与四个日译全译本的译文一一对应起来。

对比发现,四个全译本都以假名注音或直接置换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日本传统色中固有的仿生颜色词来翻译《红楼梦》中的仿生颜色词。“传统色颜色词大多取色自植物、动

物、自然现象等”(长泽阳子2014)这一“色彩仿生运用”的现象在中日语中都普遍存在,但由于中日两国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等等认知文化体验存在差异,传统色颜色词所借用的事物名词也有所不同。换言之,从“色彩仿生运用”的不同偏好和倾向中,可一窥中日两国由于不同的认知和文化体验而逐步形成的色彩感觉和审美意识的差异。本文就《红楼梦》四个全译本的译词所选用的日本传统色仿生颜色词色名与源语颜色词色名展开比较,揭示中日传统色中仿生颜色词在色名构成上的不同偏好与倾向,并进一步探讨中日传统文化审美视角、色彩感觉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等认知文化根源。

一、同一事物名词的“色彩仿生运用”

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传统色仿生颜色词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中文,也有一部分因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注点和审美感觉的相似性而取色自同一事物名词,表示的色值也相近。这就为《红楼梦》中仿生颜色词的日译提供了一定的便宜。

如“猩红”系列仿生颜色词可译作“猩(しょう)猩(じょう)緋(ひ)”。 “猩(しょう)猩(じょう)緋(ひ)”本就直接来源于中文的“猩红”,只是将“红”换作了“緋”,形成了日本自己的传统色颜色词。这一颜色词最早出现于文献是在江户时代初期,用于形容南蛮商船运来的鲜红色罗纱、天鹅绒、羊毛毯等织品,也用于描述战国武将的阵羽织的颜色,其用法与《红楼梦》中用以描写毛毡、门帘、斗篷等颜色的“猩红”系列颜色词有不谋而合之处。

还有“胭脂色”也可译作“胭脂色(えんじいろ)”。 “胭脂色(えんじいろ)”应该也是源自中国传统色颜色词“胭脂”。“胭脂”

又名“燕脂”、“燕支”，“是用红蓝花捣碎的汁制成，用于化妆和绘画的红色颜料”。《中华古今注》载，中国早自商纣时，便“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到了大约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这种又加入了牛腩、猪胰等物，使其成为一种稠密润滑的脂膏，由此，‘脂’有了真正的意义”，“胭脂”一词也由此而生。有趣的是，“胭脂色(えんじいろ)”这一色名在日本出现要晚得多，已是明治时代开始之后的事。之前在指相同染法的相似颜色时，用的是“红色(べにいろ)”，即取色自作为原材料的“红(べに)花(ばな)”(红蓝花)，指代女性腮红、口红等化妆品或绘画材料时，也用的是同一词源的“红(べに)”。可见，“胭脂”这一颜色词被吸收进日语也是近代以后的事。

此外，“桃花”、“柳叶”、“葱”等植物和“墨”、“金”、“漆”等矿物质和原材料，在中日文颜色词中得到了同样的仿生运用，反映了中日传统文化在审美视角、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交集。

然而，还有很多源语颜色词不能在目标语日语中找到取色自同一事物的传统色仿生颜色词，各个译本就会选择取色自其他事物的传统色固有仿生颜色词，或采取保留源语汉字加音读自造颜色词等等多种译法。本文主要从植物类、动物类仿生颜色词入手，对译词与源语颜色词的色名进行比较。

二、植物类仿生颜色词的日译

除了上文例举的取色自“桃”、“柳”、“葱”等植物的仿生颜色词之外，《红楼梦》中还有很多植物类色名不能在日语中找到取色自同一事物的传统色仿生颜色词。

例如，“藕色”、“藕合”、“莲青”等一系列与“莲”这种植物有关的色名。莲属植物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既是庭院、室内重要的观赏植物，也是工艺品、绘画的重要素材以及常见的重要食材，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和审美意象。取色自莲属植物的仿生颜色词自然也很多，除了上文列举的《红楼梦》中出现的几个，还有“藕褐”、“石莲褐”、“藕丝色”、“藕丝褐”、“莲红”等等。受中国文化影响，再加上佛教的传入，莲属植物在日本文化中也有一定的存在感，但其地位远不及在中国文化中那样举足轻重。日本传统色颜色词中几乎找不到取色自莲属植物的根茎叶等的仿生颜色词。

不仅是莲花，《红楼梦》中诸如“玫瑰色”、“玫瑰紫”、“荔色”、“杏子红”、“海棠红”、“石榴红”等植物类仿生颜色词所取色自的“玫瑰花”、“荔枝”、“杏子”、“海棠花”、“石榴花”等花卉或果实，在日本传统色仿生颜色词中也鲜有被运用，自然也找不到取色自同一植物的日本传统色仿生颜色词作

为译词。四个全译本大都采用的是保留源语汉字加注音自造颜色词的译法，也有用取色自其他事物的颜色词作译词的，如“松枝本”和“伊藤本”就加文中注或注音将“海棠红”译为“鶺鴒(とき)色(いろ)”，即“朱鹭鸟翅梢的淡粉色”，也有加文中注或尾注对源语颜色词的色值进行补充说明的，如“新译本”就在保留源语汉字和加音读的基础上，再加文中注将“荔色”释译为“赤紫色”(紫红色)。不过，也有如“柳绿”、“松绿”之类的植物类仿生颜色词，日本传统色中本有“柳树(やなぎいろ)”(柳树的绿色)、“松(まつ)葉(ば)色(いろ)”(松叶的颜色)等取色自同一植物的仿生颜色词，色值也相差无几，四个全译本却几乎都未采用。或许是因为这类植物的色彩仿生运用在中日传统色中都非常常见，译者认为光凭日汉字就足以转换其色值和色彩意象了吧。

同样，四个全译本中选作译词的植物类仿生颜色词中，“鬱(う)金(こん)色(いろ)”、“藤(ふじ)色(いろ)”、“藤(ふじ)紫(むらさき)”、“蒲(かば)色(いろ)”、“樺(かば)色(いろ)”、“薄(うす)柿(かき)色(いろ)”等所取色自的“鬱(う)金(こん)”(姜黄)、“藤(ふじ)”(紫藤花)、“蒲(かば)”(宽叶香蒲花)、“樺(かば)”(桦木属山樱树)、“柿(かき)”(柿子)等花卉、根茎及果实，除了“姜黄”这种植物染料有与之相关的“姜黄”、“郁金”等颜色词之外，其他植物在中国传统色仿生颜色词中也都鲜有被用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植物的色彩仿生运用上，中日传统色的偏好是不同的。单以花卉为例，总体来说，不同于中国传统色喜欢取色自“荷花”、“海棠”、“榴花”等花型较大、花色艳丽的花卉，除了“牡丹”、“梅花”、“桃花”等花色也已深深植根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之外，日本传统色更倾向于取色自“山吹(やまぶき)”(棣棠花)、“女(おみ)郎(なえ)花(し)”(黄花败酱草)、“撫(なで)子(こ)”(红瞿麦)、“菖(しょう)蒲(ふ)”(菖蒲)、“董(すみれ)”(紫花地丁)等等花色并不浓艳且花型细碎的水生或草本植物花卉，这些花卉大多数甚至从未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视野，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自然环境、植物品种和审美意识的差异。

三、动物类仿生颜色词的日译

《红楼梦》中取色自动物的仿生颜色词较少，除了上文例举的“猩红”系列颜色词取色自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动物“猩猩”的血色之外，还有“驼绒”、“鹅黄”两例。这两词都不能在日本传统色颜色词中找到取色自同一事物的仿生颜色词作译词。

“驼绒”取色自骆驼的毛色，“松枝本”译为“駱駝色(らくだいろ)”。“駱駝色(らくだいろ)”是日本当代比较常见的颜色词，

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毛织品的代表色之一，也可用外来语“キャメル”（camel）表示。但这一颜色词在英文中出现就比较晚，是上世纪初的事。而在日本成为广泛使用的色名则要更晚，并不属于传统色颜色词。其他译本则将“驼绒”译为“薄（うす）毛（げ）”（意为薄毛，未译作颜色词），“驼绒色”（保留源语汉字的自造颜色词）等（“新译本”因底本不同，此处底本作“酩”，是另一颜色词）。

“鹅黄”顾名思义取色自“初生小鹅鲜嫩的绒毛色”，呈“明亮暖黄”。不仅在中国历代诗词中频频出现，自南北朝以来也是女性妆容的重要色彩，可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受喜爱的一个色名。但在日本传统色中却找不到取色自“鹅”的仿生颜色词。四个全译本基本都选用了取色自其他事物的仿生颜色词或传统色中的非仿生颜色词作译词，“国译本”译作“かば色”，即“宽叶香蒲花色或桦树科山樱树皮的颜色”，“松枝本”和“伊藤本”译作“鬱金（うこん）色（いろ）”，即“姜黄根所染颜色”，都用的是植物类仿生颜色词；“新译本”则译为“薄黄色（うすきいろ）”，即淡黄色，为非仿生颜色词。

四个全译本所选用的译词中，动物类的仿生颜色词却相对较多。除了上文分析过的“猩（しょう）猩（じょう）緋（ひ）”之外，还有“鶺鴒（ときいろ）”、“鶯（とび）色（いろ）”、“鶯（うぐいす）茶（ちゃ）”、“海（え）老（び）茶（ちゃ）”等。有趣的是，这些动物类仿生颜色词均不能在中国传统色中找到取色自同一动物的仿生颜色词。

细数中国传统色颜色词，取色自动物的仿生颜色词其实并不太多，除上文所举的“驼绒”、“鹅黄”外，还有“驼色”、“驼褐”、“孔雀蓝”、“鸭绿”、“鸦青”、“鸚鵡绿”、“珊瑚红”、“螺青”、“蟹壳青”、“鱼肚白”、“玳瑁色”、“燕尾青”等，多取色自人类豢养的家畜、家禽或观赏性、装饰性动物。相较之下，日本传统色中动物类仿生颜色词要更多。主要是“鶯（うぐいす）色（いろ）”（黄莺羽毛颜色）、“鶯（とび）色（いろ）”（鸯鸟羽毛颜色）、“鶯（ひわ）色（いろ）”（昆鸟羽毛颜色）、“山（やま）鳩（ぼと）色（いろ）”（山斑鸠羽毛色）、“雀（すずめ）色（いろ）”（麻雀羽毛色）等取色自野生鸟类羽毛色的，及以其为底色的调和色的系列颜色词，还有“狐色（きつねいろ）”（狐狸毛色）、“鼠（ねずみ）色（いろ）”（老鼠毛色）等少数取色自野生小型动物的系列颜色词，以及“海（え）老（び）茶（ちゃ）”等取色自海洋动物的系列颜色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鼠（ねずみ）色（いろ）”为底色的调和色的系列颜色词，在江户时代颁发禁令以来，和茶色系统颜色词一同成为了民间流行色，上文提到的“四（よん）十（じゅう）八（はっ）茶（ちゃ）百（ひやく）鼠（ねずみ）”中的“百（ひやく）鼠（ねずみ）”就形容的是以“鼠（ねずみ）色（いろ）”为基调派生出的众多颜色词，这

一现象在中国传统色中是没有的。另外，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诸如“海（え）老（び）色”、“海（み）松（る）色”等取色自海洋生物的仿生颜色词及以其为基调的一系列调和色颜色词也是中国传统色中难得一见的。总体来说，中日传统色中动物类仿生颜色词都不是太多，中国传统色取色自与人类生活关系比较密切或人类神话传说等想象世界中的动物的颜色词比较多，而日本传统色中取色自野生动物的较多，特别是野生鸟类、老鼠和海洋生物。

四、结语

以上从植物类、动物类个方面对《红楼梦》中仿生颜色词色名与其译词色名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中日传统色在色彩仿生运用的选择和偏好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中日动植物种类的多寡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等人文因素。关于后者，总体还说，中国传统色更倾向于取色自与人类生活关系更密切事物和现象，而日本传统色更偏向于在更广阔的大自然中去选择色彩仿生运用的素材。当然，除了上面分析比较的两个方面外，还有取色自矿物类或人体部位的仿生颜色词，因篇幅有限，此文暂不作探讨。

参考文献

- [1] 冷宇. 《浅谈<红楼梦>中的颜色词》[J]. 《红楼梦学刊》. 1982.2
- [2] 范千良. 《曹雪芹笔下的颜色词》[J]. 《红楼梦的语言》. 1996
- [3] 曹莉亚. 《<红楼梦>颜色词的界定》[J]. 《名作欣赏》. 2012 (32)
- [4] 曹莉亚. 《前后迥异的<红楼梦>色彩世界——基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颜色词比较看全书作者的不一致性》[J]. 《明清小说研究》. 2014 (1)
- [5] 崔荣荣. 《<红楼梦>的服饰色彩的仿生的文化解读》[J]. 《装饰》. 2014 (1)
- [6] 青简. 《古色之美》[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9
- [7] 红糖美学. 《中国传统色彩搭配图鉴》[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9
- [8] 福田邦夫. 『色の名前事典』[M]. 主婦の友社. 2001
- [9] 長崎盛輝. 『日本の伝統色—その色名と色調』[M]. 青幻舎. 2006
- [10] 長澤陽子. 『日本の伝統色を愉しむ—季節の彩りを暮らしに』[M]. 東邦出版. 2014